



THE AMERICAN W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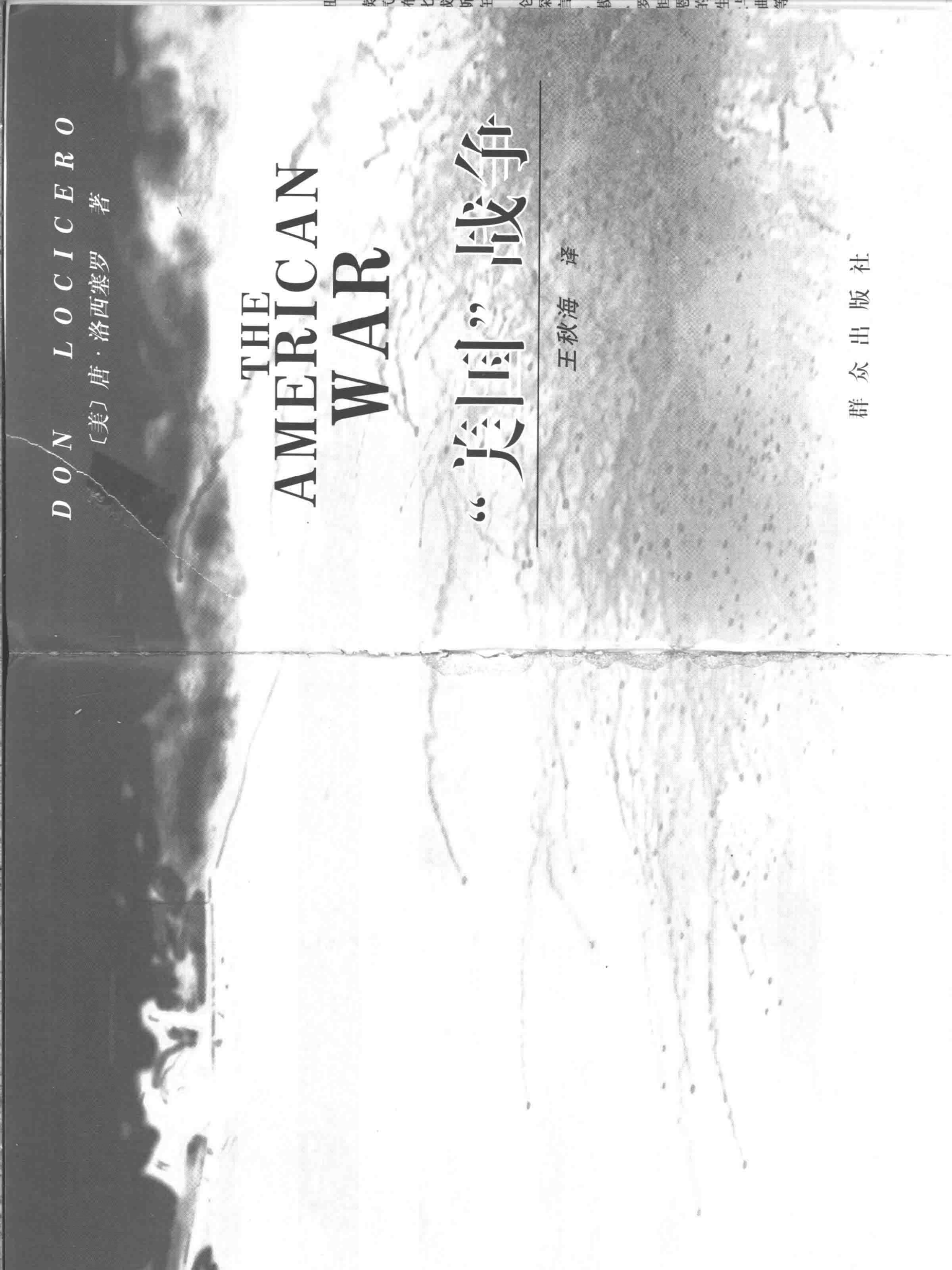
“美国”战争

DON LOCICERO

〔美〕唐·洛西塞罗 著

王秋海 译

群众出版社



DON LOCICERO

〔美〕唐·洛西塞罗 著

THE AMERICAN WAR

“美国”战争

王秋海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战争/(美)洛西塞罗著;王秋海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4

书名原文:The American War

ISBN 7-5014-2456-X

I. 美… I. ①洛…②王…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6493 号

“美国”战争

著者:(美)洛西塞罗

译者:王秋海

责任编辑:张蓉 李磊潮

封面设计:张晓光

责任印制:连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100078

印刷:北京通天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

字数:211 千字

印张:9.125

版次: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5014-2456-X/I·1024

印数:0001-5000 册

定价:19.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编者的话

生活在六十年代的美国人命运多舛，越南是他们心底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无论是否亲身参加过那场十几年毫无意义的丛林屠戮，他们的生活和命运都被深深地卷入了血腥和暴力的旋涡。没有人能在这场打着“护卫民主自由”幌子的战争中独善其身。即便是在当时美国国内，社会秩序也因为这场战争而混乱不堪。战争像一个精神的恶魔，在伤残的躯体内摧残那些无助的心灵。有人选择逃避，有人选择忘记，却很少有人能在心中打赢这场战争。毒品、性泛滥正是那个时代在美国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小说以一个参加了越南战争的老兵的经历，折射出当时美国政府和美国民众对于越战的激烈冲突。在主人公和他家人以及周围朋友的命运里，隐隐透出美国颓废一代的生活状况。通读这本小说，读者也许能够理解当时美国国内那些高喊“要做爱，不要战争”的嬉皮士们的彷徨与无奈，也让人看到在这些嬉皮士满不在乎的外表下隐藏的痛苦和挣扎的心灵。小说更将笔触指向那些生活在美国街头、地铁站，靠捡垃圾和残羹冷炙为生的退伍老兵。读者从中也许能够理解为什么越战老兵们拖着一身的伤病回到国内，而对往日的亲人和朋友，却再也无法敞开自己被战争扭曲封闭的心灵。他们为了逃避越战的梦魇而离开了家人和朋友，独自流落街头，最终走向堕落或极端的行为。

ENB / 21

整本书既有对战争残酷场面的描写(其视觉冲击力决不亚于《拯救大兵瑞恩》),也有对美国年轻一代在毒品中逃避现实,在性糜烂中追寻短暂的快乐和麻醉的写实。小说文字朴实,描写细致,人物内心的欢喜与忧愁,彷徨和无助浸透于笔尖墨迹,在平静的字里行间发射出让人振聋发聩的与命运抗争的音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战争》不算是一本小说,它是那个时代美国人民心态和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这是一本严肃的、高层次的作品,也许缺少了那些风花雪月的浪漫情趣,但是,掩卷而思,读者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理解生命的本质,会对自己面对生活的态度作出正确的判断,心灵中回响起的是震撼人心的命运战鼓!

李磊潮

1964 年夏,布鲁克林

“你说政府在骗人是什么意思？这都是胡扯淡，你知道吗，巴里？你难道认为政府能耍这样的花招？这儿可是美国，不是纳粹德国，你知道吗？”佛朗兹·林兹道夫脸涨得通红。他摇着头，一绺棕发垂下来遮住了他的眼睛。

“别这么自以为是，林兹，”他的朋友称呼他的外号，因为他觉得林兹道夫德国味太浓，令他生厌。他说得很镇定，但显然也有些激动。“你应该比任何人都知道，上边那些混蛋跟本不能相信。你凭什么觉得美国就不一样？告诉你吧，他们要把我们推向另一场战争。美国妄想拯救所谓的自由世界。说到胡扯——华盛顿到处充斥着胡扯，我纳闷它怎么不被胡扯撑破了。”

这是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前一天，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总统对越南采取行动。

“但是他们侵略我们。难道眼看着别的国家打我们，我们就束手待毙？那样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佛朗兹的声音有点犹豫。

“是啊，他们先打我们。北越的小炮艇平白无故地攻打我们的两艘驱逐舰。可能他们是敢死队吧。那些亚洲人是那样吗？得了吗，林兹，别瞎想了。这才是臭味熏天的胡编烂造呢。”

巴里·威克斯勒用手捏住鼻子，做痛苦状。然后他又压低声音说：“佛朗兹，你早该听我的劝告，两年前就应从后备军官训练队退出来。这回好了，他们非得把你这个右倾分子扔到一个荒无人烟的丛林里去不可。”

两个朋友正坐在校园一角的一条长凳上。他们是在三年前进入布鲁克林大学时相识的，如今都已是大四的学生。足足有一分钟，谁都没说话。最后佛朗兹又打破了沉默。

“我知道你认为我天真，但我欠这个国家的。二次大战爆发后，要不是这个国家收容了我们，天晓得我们家会怎么样。”

“这也不等于你得把自己的屁股让人打掉作为回报啊。别忘了你舅舅家想获得签证来美国遇到的遭遇。美国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这个国家不欢迎他们，而那时谁都清楚希特勒在德国铁了心要消灭所有犹太人。你难道没读过他写的《扭曲的星辰》吗？”巴里·威克斯勒边说边表示厌恶地把嘴角往下一撇。

佛朗兹点点头，但没马上答话。他的朋友说的没错，但不全面。他的舅舅海因里希·哈特斯坦是他妈妈的兄弟，也是他父亲最好的朋友。他舅舅的书描述了纳粹德国的兴起，以及他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受到的残酷迫害。他还写了他全家为了逃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向美国申请签证时如何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拒绝。

“我知道你一贯是个受罪的命，”巴里的话打断了佛朗兹的思绪。“你一个德国佬干吗要到犹太人的布鲁克林大学求学？”

“傻冒，”佛朗兹语气轻松地说。“你明知道我只有一半的德国血统。另一半跟你一样，是犹太人。”

“是吗？一半犹太血统也比没有强。”巴里笑笑，但立刻又蹙起眉头。“说真的，林兹，我真替你担心。局势太遭了，十分不妙。假如安德鲁斯博士的话灵验，那边就得有场大厮杀。下礼

拜五他和另外几个教授要组织一个越南研讨会。你干吗不来听听？你这个医学预科生也不能不关心社会问题呀。说不定你还能做个精彩发言呢。”

“不去了，”佛朗兹说，“抗议的事我还是留给你和你那些左倾朋友们吧。我老爸从小就告戒我，千万不要轻信一群鸟人的主张。”

“你难道不认为华盛顿政府也是一群鸟人吗？在谋杀和搞动乱方面，黑手党跟他们相比只是小儿科。小人物要是上了他们的当，准得当炮灰。”

“这事别再提了。有些事咱们永远也不会看法一致，这你还看不出来？你不懂什么叫暴君政府，否则你就会觉得生活在美国是多么的幸福。”

“你怎么老不明白呢，林兹？”巴里反驳说。“你不明白也罢，反正我是个爱国者。别笑，绝对是真的。你真的看不出来？！使这个国家免遭灭顶之灾的惟一办法就是提醒我们的领导不能忘记别人也拥有权利，我们要站起来反对他们。我们又不是道德法官，凭什么想充当世界宪兵？”

“可你清楚我们不能面对侵略不管。三十年代我们已经有过教训了。要是越南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其它东南亚国家很快也得完蛋。”

“多米诺理论的残余，”巴里不屑地说。“你真是被洗脑了。说到三十年代，你怎么能拿一个巴掌大的越南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相提并论呢？政府无非是想拿越南说事罢了。只要我们把那个弹丸之地打个稀巴烂，政府就说我们把整个世界从共产党手中拯救了出来。”他摇摇头，脸上现出厌恶之色。“再说了，越南未必那么好打，法国人就战败了，尽管我们给了他们不少钱。美国要打，不知多少美国兵得把尸骨留在越南的稻田里。”巴里

显得很激动，眼睛里闪着愤怒的目光。

“别激动，哥们，”弗朗兹笑着安慰他。他知道争论也没用，而且也不想争。在许多问题上，巴里·威克斯勒是非常固执的。虽然他没出口，其实他自己过去几年对越南的事也有不少疑虑。不过像多数人一样，他对来自越南的报道并没加以特别的留意。他注意的是他自己的问题，却赶紧完成学业，进入医学界。他这样做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步他父亲的后尘，让他老爸感到骄傲。他知道他父亲将不久于人世。一想起年迈的林兹道夫医生，他不由探口气。几个月来他身体一直不好，咳嗽更——

“对不起，林兹，有些事我一说起来就激动。我只是不忍看到你和其他人被送到遥远的地方去喂狮子。”巴里的话将弗朗兹拉回到现实。“为这事我现在晚上都睡不着觉。我觉得得干点什么，但又不知该干吗。世道不对，必须要采取行动改变它。”巴里耷拉着肩膀坐了下来。他用手轻轻摸了摸最近长黑的胡须。

“你怎么打算，巴里？”弗朗兹见他朋友忧心忡忡样子便问道。“他们要是把你也征了兵，送到那边的丛林怎么办？其实你关心的应该你自己，而不是其他人。”巴里盯住他朋友的目光，眼神里闪烁出决心。

“我不去。就这么简单，我拒绝征兵。”

“那你就得进监狱，被贴上懦夫的标签。”

“去他妈的标签吧。说到懦夫，我承认我不希望别人杀我，而且一想到被杀我也恐惧，”他顿了一下，又说：“但我决不是个主和派，必要时我会勇猛奋杀，但决不为了我不信仰的事业。”

“说不定我们都很走运，”弗朗兹说。“要是这场战争告吹，我们谁都不用被人说成是胆小鬼了。”巴里的一边嘴角嘲讽的往上一翘。

“是的，等着我们走运。这场战争我们不死上十万八千的就算走大运了。我的朋友，反正我决不充当死者。你的那个愚蠢的爱国脑袋瓜中要是还有点智商的话，也不会充当炮灰。”佛朗兹耸耸肩。想让巴里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是不可能的，他想。十万八千个人丧命，真是不可思议。但巴里·威克斯勒在争论时是惯于夸大其词的。即使如此，事态的发展也让佛朗兹感到些许不自在。越南是那么重要，我们非要到那里打仗不可吗？抑或我们根本就是冷战棋盘上的一群马前卒而已？

1965 年 12 月，布鲁克林

林兹道夫医生躺在床上，用手捂着嘴控制着咳嗽。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在古拉格^①当囚犯时受到的折磨使他的肺部受到严重的影响。作为一名医生，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了。现在他总是咳嗽不止，而且每次严重咳嗽后嘴里都冒出带血的痰。他知道，他想把自己的病情瞒住妻子和儿子的企图并不成功，尽管他们相互之间并不提起此事。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他将不久于人世。对此他一点也不惧怕。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在期待着死亡。他是个搞科学的，过去二十多年中又一直在研究生命的意义，所以对死亡怀有好奇心。也许生命的含义就包含在死亡之中。苏联劳改营里的人都称他为圣人，想到这，他内心漾起了微笑。他们要是知道事实就不会那么想了。他对民间处方的知识有限，身边的药又不多，就算不给监狱里的

① 苏联劳改局——译者注

人吃他们也能活下来。其实让他们幸存下来的是他们相信他的信念,而不是他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他只是在精神上对他们起到了安慰的作用。他盯着天花板,被监禁的岁月又像洪水似的涌进他的记忆。

有一个监狱的人管他叫“佛教徒”,这不无道理。他和佛祖不一样,没能坐在菩提树下参禅五十天而悟出真谛。但他却悟出佛祖提出的第一条真理是千真万确的,即一切生存都有苦难。这一点他不是靠冥想悟出的,而是战争初期希特勒在西线的闪电战,以及后来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列宁格勒战役和苏芬战争教给他的。诸多年轻人的尸体被炮弹炸的粉碎,他们呻吟着,尖叫着,让他得知了人生苦难的真理。他曾亲眼目睹残酷的屠杀,硝烟之后又在古拉格饱受非人性的折磨。这些回忆令他脊梁骨发毛。那些年的饥饿和寒冷在他心里烙下了深深的伤疤。那么,那些从前生活在德国元首和斯大林麾下的骄傲的臣民们都成了佛教徒吗?他想起了他的好朋友和亲戚海因里希,以及成千上万同他一样被关在纳粹集中营里并不幸死去的人们。人们怎样才能衡量他们忍受的痛苦呢?他们的苦难能用文字表达出来吗?不,卡尔想,他不是佛教徒,至少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不是。佛教徒为了达到涅槃,可以不追求物质和感官享乐,而他却不行。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他压抑不住自己争夺一片面包和一碗所谓是汤实则是热水的欲望。在俄罗斯严酷的冬日里,他也会希冀克服体力上的极限,但仍不断地渴望着温暖。他也不像印度的宗教领袖释加牟尼那样放弃自己的妻子儿女,而总是在盼望与他们团聚相见。就算是把整个世界给他,他也不会放弃朱塔和佛朗兹。

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他的思路。

“爸爸,你没事吧?”佛朗兹朝他父亲床边走去,声音里充满

忧虑和柔情。

卡尔朝他挥挥手，另一只手捂住了咳出来的红色痰丝。

“我没事，”卡尔费劲地说。他想用手心掩住痰，但早已被佛朗兹看在了眼里。

“我去给你弄杯加蜜的茶来。”佛朗兹说着挪开脚步。

“不必了，佛朗兹，别走开。趁你妈妈买东西还没回来，我要跟你谈谈。”佛朗兹停住脚，转过身子。他父亲的声音里透着紧张，令他讶然。

“走近点。”卡尔的声音愈来愈细，一只无力的手扬了一下。佛朗兹走近了些，抓住他伸出的手。

“别累着自己，爸爸。”佛朗兹也细声说。他低头看着他父亲久经风霜布满皱纹的脸，那是西伯利亚的冬天留下的痛苦的痕迹，不由心里像挨了一刀似的疼痛。

“我没事——我得对你说——佛朗兹。要么就来不及了。”接着，他父亲突然用德语跟他说起来，让佛朗兹一凛。他已忘却他父亲最后一次用德语跟他说话是什么时候了。

他也用德语答复着他父亲，同时感到卡尔的手愈发冰凉和无力。

卡尔正待往下说，胸脯却剧烈的上下起伏起来，嘴角扭曲着，里面发出深沉颤抖的声音。停了一会后，又是一阵发作，比前一次还厉害。陡地，仿佛他的身体里打开了一个开关，一股鲜血从他嘴角流出，顺着脸颊淌到白色柔软的枕套上。

佛朗兹的脚底仿佛被钉住一般，惊讶得目瞪口呆。后来他不记得背后何时传来他母亲尖锐的叫声，以及她买的食品落地的声响。但他却永远也忘不了死神降临时那幕可怕的景象，它将陪伴他终生。后来他从未间断过思考，那个冬天的早上他父亲弥留之际，到底要向他做些什么。这个谜团无论他处于幸福

时刻,还是在世界另一端的炎热丛林里天天目睹鲜血和死亡的时候,一直都是折磨他的一块心病。

1966 年 2 月,布鲁克林

所罗门喘着粗气,用铝制拐杖拖着瘦弱的身体慢慢往前移动着,似乎比以前瘸得更厉害了。他外甥海因里希紧跟在他旁边,随时准备帮他上了年纪的舅舅一把。

8 “没事的,海因里希,我自己能行,”所罗门见海因里希一副担忧的样子,于是安慰他说。“我还能走好几公里呢,尽管走不了那么快了。”所罗门的身子骨已经历了 87 年的磨损,可他的头脑却还似以往那么敏锐。此刻他情绪极为低落。卡尔居然走在他的前面,他想,实在是莫名其妙。世上还有公理在吗?他的两个可怜的外甥女这会儿不仅基因一样,而且也都成了寡妇。乌苏拉的丈夫乔舒亚的形象又在他脑海里闪过。乔在二十年前正当壮年时就战死了,在世界圣城耶路撒冷被一颗恐怖分之的炸弹炸成碎片。哦,他内心感叹道,这是什么世道。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虽说朱塔和乌苏拉都快六十了,他仍把她们看成孩子。他走到全家人坐着的桌旁。在海因里希的帮助下,他将沉重的身子坐进带垫的椅子上。侄女们一一起身,走到所罗门跟前拥抱他吻他。最后佛朗兹也走上前,朝他的舅姥爷伸出一只手。

“看来你长大了,不拥抱我了,”所罗门逗趣地说,抓住佛朗兹的手。“要么就是你觉得我太老了,一抱就得散架。”佛朗兹腼腆地笑了笑。

“瞧瞧，国王来了，但别指望我会站起来巴结你。”所罗门的大姨子雅芳在桌子的另一头说。她的话把所有人都逗笑了。

“我哪敢有劳你啊，”所罗门佯装惧怕地说。“怕你妹妹嫉妒。”雅芳笑笑，但立即脸上又蒙上一层忧虑的神情。

“拉绍尔怎么样？”她问。

“不太好，”所罗门的笑容也消失了，在椅子上不安地蠕动了下。“再好的养老院也不过是另一个世界的接待室。幸好对周围发生的事她什么都不知道。两天前我去看她时连我都认不出来。”佛朗兹趁所罗门说话时回到自己的座位。

“我能常去看她就好了，”亚法自言自语地说。接着她又大声说道：“自从维克多死后，我四处走动就更困难了。哪能让孩子们整天开车拉着我乱跑呢。”她垂下目光，盯着桌布。一时大家都沉默不语。

“好了，亲人们，我和海因里希不是把你们请来守丧的，”萨拉从厨房走了出来，将一个大盘子放在餐桌上。“尝尝我做的点心，”她说，“一种特殊的以色列配方做的。”

“你真有福气，海因里希，”所罗门说，又恢复了愉快的腔调。“这年头，能找个妻子又漂亮还能做饭，不容易啊。”萨拉在所罗门的脸上印了个响吻，算做答谢。

“你可是个坏女人，”所罗门手指着萨拉嗔怪道，“你让我回忆起我年轻时的美好时光。”

“你呢，你一直是个魔鬼舅舅，”萨拉也手指着所罗门反击道。“可是是个可爱的魔鬼。”萨拉说着又在所罗门的额头上吻了一下。她的做法又引起众人一阵大笑。

“让我来祝个酒辞。”所罗门吃力的从椅子上站起来，一只手扶着桌角稳住身子，另一只手举起酒杯。“我的亲人不管与我分开多远，也永远和我在一起。为了亲人，干杯！”其他人都举起杯

子,一起用犹太语大呼干杯。喝时,每个人的眼里都擒着泪水。所罗门的祝词因为一个原因使每个人都陷入悲伤:他们知道这是全家人最后一次在一起吃饭了。这个从大屠杀的毒气和火焰中残存下来的家庭将面临着又一次分散。三天后,海因里希、萨拉和乌苏拉将离开布鲁克林,返回以色列定居。那片土地是海因里希的外祖父最向往的地方,要不是他在纳粹集中营里化为灰烬,他是肯定能实现这一梦想的。

海因里希的妻子说希望返回以色列时,他没有表示反对。十六年前,以色列无休止的流血和战事使他们希望破灭,离开了那里,但他知道以色列仍是萨拉心仪之地。她说她在那边有许多事情可做,那里需要精力旺盛、具有远见的人。毕竟她年轻他二十岁,依旧充满幻想。而他的梦幻早在集中营里时就破灭的无影无踪了。时间并未治愈他的心灵创伤。如今他的好朋友、他妹妹的丈夫,像他亲兄弟一样的卡尔也去了。他瞟了一眼外甥佛朗兹,虽没有他爸爸的金发和蓝眼睛,举手投足却是极为相似的。这么优秀的一个年轻人,前途又怎么样呢?越南已经有两万多美军了,天晓得还将派过去多少?难道卡尔的儿子也要像他父亲似地卷入残酷的战争?佛朗兹是不是也得像海因里希似的在以色列被迫枪杀他人?他会不会死于另一个陌生人的手下,而对手跟他一样也不愿意厮杀?这样的残酷何时能休止?海因里希突然想哭,他立即用手捂住了嘴。

所罗门没坐下,而是又一次举起了杯。他擎杯的手抖动着,声音也微微发颤。

“如果维克多在这,他肯定不会只致一次祝酒辞,所以我代他再祝一次。”他朝拉绍尔笑笑,后者听到她丈夫的名字,眼眸里流露出温柔爱恋的目光。所罗门说的对,她想,在家庭聚会上,维克多总是担当致酒辞的角色。“现在让我们敬本来今天该和

我们在一起的卡尔一杯。如果真有一个更好的来世,我希望他能在那里看见我们是多么的爱他。”所罗门嘴没沾酒就坐进椅子里,因自己说的话充满激情而感到劳累。朱塔和她儿子佛朗兹的脸上滚下了泪水,海因里希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抽泣起来。

1967 年春,布鲁克林

“你干了些什么,林兹?自愿去越南,你这个蠢猪!我真不敢相信,你居然能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来。我原以为——妈的,我就知道你是个不可救药的畜生。”巴里·威克斯勒用脚使劲踩着铺着油毡的厨房地板。他住的破公寓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另一名研究生同租的。窗外一辆高架火车隆隆驶过,好像在烘托他说的话。他的脸涨得通红。

“我只能这么做,巴里,”佛朗兹说。“我并不是反对你和你朋友们对战争的看法,而是我必须这么做,没法解释——我觉得我应该为那边的伙计们做点事。征兵办公室的人对我说,根据我受过的医学训练,肯定能被分到一个医疗部队。”

“你有病吧,林兹?你是不是有死亡基因啊?”巴里的脸此时不仅通红,而且扭曲得变了形。“你外祖父被关进了纳粹集中营,你父亲在苏联劳改营里把弄坏了肺,如今你又——你难道想步他们的后尘,死在远在天边的丛林里?”

“你说的可能没错,巴里。说不定我们都疯了,”佛朗兹轻声说,心里有些后悔不该把家里的事都告诉他朋友。“但那边的确需要医生。”

“你能干吗?给四万美军治病?你要是真想为某种事业而

死，找一个值得死的事业啊。”

“我不想死，只想抢救生命。”

“你把杀手治好，再让他们去杀人，那不叫抢救生命。你父亲没教育你吗？你应该在这儿拿到学位和行医执照，给人看看头疼脑热的挣大钱。”

“有些事我和父亲从来不谈，”佛朗兹不理睬他朋友粗鲁的语言。“他只想忘掉战争。”他一想到他父亲在战争期间和之后受到的苦难，嗓音里就忍不住流露出凄恻的声音。

“这就对了，我敢说他决不会同意你去当炮灰，而是让你当医生。越南不是我们的地方，也不是法国人的地方。我们在奠边府把法国佬揍得屁滚尿流，我们要是得到同样的下场才是活该呢。”巴里又狠命跺了跺脚。

“别嚷嚷了，我还得复习考试呢。”里间里传出一个声音。

“没错，你得复习，鲍依勒，”巴里也嚷道。“你脑瓜用的都快着火了——其实你是在吸毒呢。”

“去你妈的，威克斯勒。”那个声音戏谑地说。

佛朗兹笑笑，他对他俩机智的唇枪舌剑很感兴趣。

鲍依勒走进厨房，他只穿着睡衣，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长着一头卷曲的浅色头发和典型的爱尔兰式的娃娃脸，上面缀满了雀斑。

鲍依勒说：“没准你该看一看书，别老想着推翻政府。他举着傻乎乎的标语牌四处游行，考试能及格才怪。”鲍依勒说得虽轻佻，却棉里藏针。他走到冰箱前，拉开门拿出一听啤酒，把听盖拉开。“你想要什么，威克斯勒？和平？”他不等对方回答就又转向佛朗兹。“你好，林兹。最近又宰了多少尸体？”佛朗兹朝他点头笑了笑。他虽与埃得·鲍依勒不太熟，却很喜欢这个新闻专业的学生，尤其欣赏他和威克斯勒斗嘴的机智。